



射阳河

人间真情

□张建忠

前些天,我下乡采访的时候,发现一家小孩正在喂兔子,一下子把我记忆的闸门打开,让我回到了40多年前。

那是我上初中的时候,农村饲养兔子的人多,我父亲特地请木匠打了一只兔笼子,安装在我家茅厕的顶部,主要目的有三:一是搞小副业,养几只兔子可以贴补一些我和妹妹的学费;二是培养我们兄妹对动物的兴趣;三是让我们养成一个爱劳动的习惯。因此,我们那个时候放学或星期日,除了做作业,就是割兔草,山羊藤、青草等等都是兔子爱吃的饲料。有的时候,我割兔草的时候与小伙伴玩起了捉迷藏、打泥仗的游戏,偷偷忘记了割草,回家的时候,就用几根树枝在篮子中间支撑起来,上面只放一层草,回来向父亲汇报过关交差。但这样,吃亏的是那几只可爱的小白兔,要挨饿一夜!夜里我起来上厕所的时候,只见兔子在拼命地用爪子敲门,嗷嗷嗷地叫,小嘴一动一动的,仿佛在对我说:“主人啊!你偷懒,把我们饿坏了啊!下次千万不能再这样啊!”

为了兔子的安全,我老爸还特地买了一把小锁,经常叮嘱我们在喂完兔子后要吧兔笼锁起来,防止兔子掉进茅坑或被偷。记得有一次,我喂兔子时,不小心将兔笼的钥匙掉了厕所里,我父亲知道后暴跳如雷,吓得我不敢多说一句话,只是一个劲地站在茅坑边上直打哆嗦。父亲见此情景,一不做,二不休,不知道他哪来的力气,一个箭步跑到茅坑边上,用一只手把厕所座垫拉开,一手把我推进了两米多深的茅坑里,并且斩钉截铁地说:“你今天如果不把兔笼钥匙找到,就不要上来。”那时的我已经浑然不知所措,两只手在茅坑底下的臭水里来回不停地摸,可总是不如人心愿,手摸到不是大便,就是杂草,而且那臭水冰凉冰凉的。最令人难受的是,那厕所的臭气熏得我头晕眼花,只想吐,但又吐不出来。此时的父亲还在茅坑上面不停地大声地叫:“钥匙找到了吗?找到了吗?”他见我找了五六分钟,还是不见效,就扑通一声跳进了茅坑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父亲跳下茅坑时,说巧也巧,他往臭水里伸手一摸,就找到了这把兔笼子的钥匙。于是这件事终于也画上了句号。

父亲在世的时候,我和他聊过推我进茅坑找钥匙的事,我开玩笑地说:“老爸,那个时候,怎么舍得推我进茅坑的啊!”他老人家意味深长地说:“不是我舍不得,而是我要让你永远铭记,多长点记性!做任何事都要认真仔细,千万不要马虎大意,敷衍了事。”这时候的我才如梦初醒,这句良言也成为我在后来的农村金融工作中的座右铭。

父爱不是放在嘴上,而是放在心里,只是父亲所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。自儿子儿媳参加工作后,我也慢慢学着老爸的教子方法。我儿子在烟草局工作,我让他星期天去朋友的纺织车间扛100多斤的棉纱片子,做起了搬运工,我家属和我儿媳起初也不理解,认为他现在已经找到了正式工作,而且还是坐在办公室里,为什么他要吃这个苦,遭这个罪?我笑呵呵地说:“这不是让他减肥吗?还有另外一个目的,就是让他与现在的工作岗位有个比较,叫他永远记住‘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’这个道理,在今后工作中,要好好珍惜自己现有的工作岗位的来之不易!”令人可喜的是,现在,我儿子儿媳都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儿子还多次被市烟草局以及县委县政府表彰为先进个人,儿媳也不甘落后,在学校也被提拔,年度考核为优秀等次。

父亲故去已经快8年了,父亲的音容笑貌经常萦绕在我眼前,每每让我夜不能寐。父亲把我推进茅坑找兔笼子钥匙,虽然对于现在人来说,是有点不可思议,那茅坑里的臭水是冰凉冰凉的,但仔细想来,厕所撿“金”,不仅仅是找兔笼子钥匙,更重要的是父亲教给我认真工作的道理,使我从心底中感受到了父爱的温暖。他如同一朵茉莉花,时时刻刻散发出淡淡的芳香。

家风藏在父爱里

名家有约

日月岛闲话——与天文学家彭秋和

□卜敏方

既然来到射阳,不能让彭秋和先生做完讲座就走。机会难得,我留他作一夕长谈;次日午前,又结伴参观日月岛,边走边继续聊。

彭先生高八十八岁,是著名的天文学家。乍看,灰白条纹相间的短袖,松松垮垮,双兜露出的大襟,半扎半缠的老旧皮带,说起话来眉飞色舞,滔滔不绝,声振屋瓦,活脱脱一位粗犷的农夫。有道是真人不可貌相,对于他,修不修边幅已无所谓,有所谓的,是白发盈颠仍奋斗在国际天文学界的前沿,名副其实“大闹天宫的老顽童”。

在日月岛畅谈,模拟日食月食的场区,彭老兴致勃勃地操起鼓槌,一阵节奏分明,越来越快,越来越强劲的敲打,把行将吞月的恶狗吓得扭头就逃。

想起彭老昨晚的话,他是在重庆的孤儿院长大,那里的老师教会他用涂了烟灰的玻璃片观看日食。

“彭老,你们童年观看日食也播鼓逐天狗吗?”我问。

“孤儿院的孩子没有,老乡有敲锣放鞭炮的。”他答。

“那么,您立志投身天文学,是从观看日食开始的吗?”

“有关系,更多的是出于观察星星。”

脑筋电转:重庆是山城,海拔高。李白夜宿山寺,“不敢高声语,恐惊天上人”。他比李白胆大,不怕惊扰“天上人”,相反,巴不得伸手“摘星辰”,分给小伙伴们玩——这是我心里想的,我没说。

“你不晓得,我从小就淘气,顽皮,满脑瓜幻想。”彭老似是读懂了我的心思,举起右手两个手指,回忆,“初一”的老师向我妈妈告状:“哎呀!你这个彭秋和,‘迂翻’(重庆话,意谓调皮捣蛋)得很哪!天上都有他的脚印。”

“有意思,那位老师歪打正着,预言了您未来的天文学家道路。”——童年的幻想如人生的翅膀,助他扶摇直上星空。

在一处月球打卡区,我俩在圆而凹的石椅上坐了下来。

“高中毕业,您逐梦考进了南京大学天文系。南大天文学科是当时全国的唯一,得天独厚的高地。”我为他庆幸。

“是的。更大的高地,则是在北大。1960年,我提前一年毕业,分配到北大地球物理学系,任教新创立的天体物理专业。我知识不够,好在北大数学系、物理系有众多名师,我就想方设法去请教、去旁听。”

“北大对您影响最大的老师有几位?”这是他成长的台阶。

“胡宁、杨立诚、吴杭生、周培源。”个个鼎鼎大名,掷地有声。

悠悠岁月

卢公祠,在消亡中永生

□姜建国

最近,我随县人大研究会一行视察了新坝镇。

我们视察的第一站是新坝红色文化传承馆。进入馆中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红底、黄字的长方形巨幅前言。前言中,有一段话耐人寻味:“一个地方之所以感人,是因为先辈们信仰如柱,前赴后继;一个村庄之所以美丽,是因为先辈们担当如铁,奉献如常。”新坝红色文化传承馆的建馆初衷是让历史发声,以先辈们有形的价值观为“本源”,让后世人们在观看与思考中有所感悟。在悬挂着人物照片附文字介绍的乡贤名册中,置于顶端的是前清乾隆年间的山东德州人卢见曾,这几乎让不明就里的人不可思议。带着疑惑,我在故纸堆中查寻,在百度上搜索,力求对卢见曾其人其事进行粗略的考证。终于,卢见曾的形象在我脑海中逐渐鲜活起来。

卢见曾,字沅浦,号潜园,又号雅雨,自号雅雨山人,生于康熙二十九年,卒于乾隆三十三年,享年七十九岁。据《扬州画舫录》记载:公工诗文,性度高雅,不拘小节。形貌瘦瘦,时人谓之矮卢。他生而颖异,时人称他“文章出众称博士,诗品过人列十才”。据传,他“年十五补得博士弟子员”,二十二岁参加乡试即中举人,三十二岁中进士,留京于庶常馆。庶常馆是新科进士之深造场所。经过三年的磨炼,于雍正元年(1723年)中试于廷,列一等。第二年,被任命为洪雅县令,从此进入仕途。

卢见曾一生为官,勤于吏治,锄强治弱,颇能识其大体,所至皆有殊绩。他在六安、亳州、庐州及颍川等地为官时,于水患之祸,曾能兴利除弊,造福一方。卢见曾在雍正和乾隆两朝宦海沉浮近四十年,在扬州两任两淮盐运使,他德政兼修,勤于政事,多行善政,在漫长的官场上,以“士不可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”自勉,以“破釜沉舟,百二秦关终属楚,卧薪尝胆,三千越甲可吞吴”自励,他坚持以“仁以为己任,不亦重乎”为操守。两淮盐业是地方赋税的主要来源,为朝廷提供了近四分之一的财政收入,是财富与权力角逐的焦点。乾隆年间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关键时期,扬州盐商与国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关系最为错综复杂。卢见曾深知,修身易,修官难,而要处理好朝廷与盐税、盐商与盐税的关系更难。流水的盐使,铁打的盐商,锦衣玉食,骄奢淫逸,巧取豪夺,诡计多端,内外勾结,黑白通吃,京城里多少显贵都和富可敌国的盐商首尾相连,蝇营狗苟。要当真是把两淮盐运司倒腾起来,盐商们哪个不能轻易在京城联络到几尊真神?然而天性耿直的卢见曾选择了既为盐官,就必须报效朝廷,心忧民疾,他于民生利弊中多所更张,且取得了显赫的成绩。

盐使署设在扬州,扬州位居“南北冲途,民物滋丰,人有余力,当时名流贤士流寓者极多。”“往来进谒者,文酒流连”,尤其是乾隆盛世的扬州如同一只熟透了的苹果,香气扑鼻,但同时散发着丝丝腐朽的味道。盐商,这一世界顶级富豪群体的聚集,使得扬州成为举世无双的城市。因为财富,文人美女纷至沓来,从饮食洗浴到玉雕雕刻,再到昆曲徽腔,一时间,世上所有的美好似乎都给了扬州,但是,乾隆的自负和自大,错过了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,大清国的落日余晖照耀着扬州盐商,那是酩酊的、微醺的。

“周培源教过您吗?”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,因为这个问题昨晚已经聊到。

“不是上课,比上课还金贵。”他仍耐心回答,“你知道的,有一阵子,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,众多‘民间科学家’的批判稿寄到北大,周先生是相对论权威,理由由他处理,但他是副校长,忙,就把审稿的事情交给我。我只懂得一些皮毛,临阵磨枪,边干边学。我的审阅意见,每篇都要交周先生核查,他的悉心指点,常常使我茅塞顿开,受益无穷。”

“您露露头角,是1978年回南大之后,您牵头组织了十多次国内天体物理学大会。”——他是领导吗?不,他只是个普通讲师,缘于他的博学、率真、无私,这任务才落到他的头上。

“这里我还要说到周培源先生,”彭老站起来,夸张地摊开双手,眼望高处,“1983年的南宁会上,我指出周先生一位研究生学术报告中提到的天文学数据有误,会后到南大演讲,专门同我讨论这个问题。周先生如此谦恭,如此下士,不愧是大家。”

“周先生是您的贵人。在南京,您还遇到其他的贵人吗?”

“当然有,”他坐下来,眼珠向外鼓出,盯着我,“比如说,1975年,我还在北大,在南京的一次会上,我对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龚树模先生的某个观点提出商榷,弄得他手足无措,十分尴尬。出乎意料的是,龚先生当晚竟然来到我下榻的江苏饭店,恭恭敬敬地向我‘请教’。更为难得的是,我后来调回南大,龚先生大力促成我去荷兰访学两年。这都是难以想象的事,他做到了。龚先生的人品、人格,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”

“您引起国际上的注意,是在八十年代,改革方兴,意气高涨,您对宇宙形成、天体演化,作出了五个开创性的彭氏猜想,这都是石破天惊的。幸运的是,其中有两个得到国际天文学观测的证明。”

“老实说,我这是站在众多贵人的肩上,尤其是周培源先生、龚树模先生。”

还有爱因斯坦,我想。爱因斯坦是现代科学的鼻祖,他在上世纪初提出了广义相对论,预言了黑洞的存在。经过百年来数代天文学家的接力,黑洞已从预言跻身显学。彭秋和是相对论的忠实信徒,一度也接受了黑洞。大概是钻之弥深,悟之弥彻吧,他发现了黑洞学说仍有许多死结,遂于2001年在美国天文学会主办的刊物APJL上发表论文,提出把单一的对论与磁单极催化核子衰变完美结合,进而推导出银河系中心天体的非黑洞模型。值得一提的是,他在论文中再一次给出了五个

科学预言(其中三个为定量预言),尔后悉数被天文观测证实。

任何超前的理念在刚出炉时都是孤独的,彭老孤而心明眼亮,独而一往无前。“将军赶路,不撵小兔”是他的座右铭。“宁失数字,不失一先”是他的大局观。本世纪以来,他国内国际到处演讲,宣扬他的彭氏宇宙观。据我所知,年初他从大洋彼岸回来,辗转于东南西北讲学,仅五月前半,就在京城作了十二场报告。我不懂他的学说,但我敬重他另辟炉灶、自成一家的豪迈。这是神话的科技版,也是科技的神话版。无论成败,都是踩在天上的脚印。提醒,他这不是堂吉珂德大战风车,而是立足于雄厚扎实的理论知识,独窥天机的精辟洞见。我嘛,也正是在北师大听了他的第一场演讲,才决定请他作日月岛之行。

乘电梯,升入太空观,观看3D制作的后羿射日传说。

屏幕上后羿张弓搭箭,射落九日,澄清玉宇,万众欢腾,设想他活在今天,兴许会是奥运会上贯风穿杨百发百中的箭神。

观看中,彭老仰着头,挺着腰,面露微笑,若有所思。待到幕道灯明,转身下了电梯,出得馆门,他忽然面带得意地对我说:“我是初次来射阳,没料到这个小县城,这个日月岛的天文馆,比我当年在台中、在华盛顿见过的都要大,都要好。”

“是吗。不过,这仅仅是日月岛天文馆,那边还有个太空乐园,”我指给他看,“加起来,才相当于咱们的天文馆。”

随后,一行人登上游览车,请彭老领略日月岛的自然风光。

行经一处“清风林”,大概“清风”二字触动彭老的情怀,他招呼停车,在刻着“清风林”三字的碑前留影。

彭老想摸光脑壳,略显无奈。以为他又感慨自己的孤陋寡闻,感叹日月岛的风光之美。途中,他已说了几次。这回出口的却是:“你事先告知我尽量讲些通俗的科技常识,可我昨天讲着讲着就说到恒星的生命史与超新星爆发,就提到了黑洞、暗物质,似乎离开了这些我就不会讲话。结束时,只有一位听众提问:他是谁懂了的,其他人,就不好说了,我很抱歉,怕使大家失望。”

“没关系,”我摸摸老者的肩膀——他长期坚持跑步、游泳,肩膀依然宽大而结实。“您一讲完,我就在朋友圈发表了感言,我强调指出:‘彭老不是生活在天上,我们是生活在地球,重要的不是我们听懂了多少,而是他来了,他讲了——日月岛有此神遇,将是厚重而闪亮的一页。’”

是由于盐商使尽手腕,层层贿通,导致了“虽法定,但灶民未及践行”,盐商与灶民之间经过长期的争斗,灶民因有《卢案》作为官府核准的依据,最终取得了土地所有权。

乾隆二十七年,73岁的卢见曾告老还乡,作《告休请开列扬州故人》,力邀查勤致自悼,薄才久任受恩偏……长河一曲绕柴门,荒径遥怜松菊存。从此风波消宦海,才知烟月足家园。”此诗透露了卢见曾长期居于官场的疲惫和厌倦以及告老还乡的欢愉。人过留名,雁过留声。卢见曾为一生确实留下了极好的名声。《清史稿》评价他“擅吏才,历官有声。”他的同事评价为“执理治事,如毘刀切至,卢见曾牛,颀貌精悍”。卢见曾离开扬州时还曾作《留别诗》一首,“为报先畴墓田在,人生未合死扬州。”他为此身未能终老扬州而遗憾,未想到,造化弄人,乾隆三十三年,朝廷查办两淮盐案,年近八旬的卢见曾怎么也想不到乾隆下江南路过德州,特意赐于他“德水耆英”四字牌匾以示皇恩,现如今居然龙颜震怒到拿早已退休的他开刀,甚至不顾其年老体弱,将“德水耆英”千里迢迢从德州押解回扬州受审,不久便蒙冤死于狱中,他的“痴愿无多应易遂,杜牧还有引年思”的人生目标无法实现了。三年后,大学士刘统勋为其昭雪。据传,正是盐商收买其后任盐使使谗构陷害所致。

新坝镇北七灶灶民得知卢见曾因公护佑灶民,遭受官商报复,冤屈而死,悲愤难忍,泪水盈目,为感谢卢公的恩德,自发地在1920年在现卢公祠小学东旁筹建“卢公祠”和兴办“崇雅学堂”。经过四年的努力,一座占地30亩,拥有一进三堂的青砖小瓦和42间附房的祠堂及学堂落成,并挂上了康有为题写的“两淮卢都转祠”和“崇雅学堂”的匾额。从此,卢公祠声名远播,1928年,“崇雅学堂”为射阳县第一所国立学校,教育系统第一个共产党支部也在这里诞生。抗战期间,卢公祠毁于日本战火。

卢公祠在战火中成了废墟,后来又渐渐成了“木秀于林”的农田了。但是,北七灶灶民的后人,即今日新坝镇的子弟无不缅怀这位曾经有恩于先祖的儒吏,他们将卢见曾列为“乡贤”,称赞他“德贯日月,两淮灶民齐感德;恩施宇宙,沿海百姓皆承恩。”他们将卢公祠作为村名,作为学校的名字而保存下来。卢公祠,已经成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,凝结了说不尽的历史痕迹和文化内涵。卢公祠虽然被夷为平地了,但卢公永远活在新坝人民的心中,卢公祠作为村名永存于百姓的心中。卢公,你曾用生命呵护着北七灶这片土地上贫苦的灶民,你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存在,从不曾消失,你的济世情怀,你的修身立德,无须任何物质形式的承载,都能在代代百姓的口碑中相传,在民间的故事里生长,在新坝人的道德意识中扎根。卢公祠,在消亡中永生!

名家有约
人间真情
悠悠岁月